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1952年,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上海以《梁山伯祝英台》(以下简称《梁祝》)等剧目去参加,《梁祝》获得了演出一等奖,袁雪芬获得荣誉奖(最高奖),范瑞娟、傅全香为演员一等奖。1953年,上海电影制片厂把《梁祝》搬上了银幕。

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。范瑞娟与袁雪芬分别饰演梁山伯与祝英台,张桂凤演祝员外,金艳芳演师母,有舞台经验的魏小云演四九,演很心的是新秀吕瑞英。这是一个优秀的组合,此时她们已先后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。导演则由对戏曲比较熟悉的桑弧老师担任,他曾拍摄过袁雪芬等人的折子戏《楼台会》及《双看相》等。我在拍摄中担任场记。

当时,各方面的技术条件都还达不到要求。用的是美国伊斯曼胶片,需要照明达到一定亮度,而摄影棚内发电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。经有关领导向市里汇报,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,将防空用的探照灯调来拍摄使用。探照灯到黄昏时又必须调回作防空照明,我们晚上就拍一些用电较少的镜头。这种进口胶片比较

特殊,没有洗印这种胶片的配方,洗出来的片子是无法达到正常还原彩色的效果的。上影技术厂有一位青年洗印技师叫万国强,具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爱国情怀(他是中国动画片始祖万家的后代),他与一些有经验的技师寻找和参观国外的有关资料,经过数十次的试验,终于达到可以基本上还原原色。每天拍摄完成连夜送到技术厂洗印,第二天下午样品就可送达摄制组。摄制组又配备了一位专职放映员,片子一到就立刻放映,如发现有问题随时就可以补拍。这样的自力更生节约了不少时间和金钱。

袁雪芬和范瑞娟是两位很敬业的演员。我们的工作是从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10点,她们从上午就要化妆,化好妆还要做头发的。用的是美国伊斯曼胶片,需要照明达到一定亮度,而摄影棚内发电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。经有关领导向市里汇报,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,将防空用的探照灯调来拍摄使用。探照灯到黄昏时又必须调回作防空照明,我们晚上就拍一些用电较少的镜头。这种进口胶片比较

负责工会工作,对演员的起居生活照顾有加。那时我们厂附近比较偏僻,买东西不太方便,金艳芳知道袁、范等人喜欢吃酸奶,她就悄悄地托厂里的通讯员去购买,她们喝到酸奶非常高兴。有一天,袁雪芬发现窗外的农田里还结着玉米,金艳芳趁休息时就充当了临时采购员。拍摄的时候正值炎夏,摄影棚内没有冷气,只能用冰块通过大风扇,打出一股凉风,演员穿着戏服,戏曲片有大段唱词,一般镜头比故事要长,一个

“耕犁千亩实千箱,力尽筋疲谁复伤?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诗人自比牛。古代官场失意,比作落败柳、孤独梅,比作平阳虎、搁浅龙,还可以比作许多,但比作牛的不是太多,诗人的实诚、执着、安详、无怨无悔,可见一斑。称颂牛的诗不少,有孺子牛、拓荒牛、涌金牛。李纲让耕牛、病牛、老牛入诗,既有称颂也有类比,心情比较复杂。耕牛已经够苦了,还加上病牛、老牛,境遇可以想见,心声可以共鸣。

## 但求无病卧残阳

牛自被驯化之后就与人类共生相伴,是农耕文明的主角,全世界的文明多有牛耕图。“耕犁千亩实千箱”,耕牛是犁千亩实千箱的生产力,广种深耕,不辞劳苦,力尽筋疲却不声不响,哪怕是挨了刀剥了皮,被制成革也无怨无悔。这就是牛精神、牛脾气、牛牛劲。农耕文明没有牛就没有内容,但是谁真正理解牛,珍惜并爱护之,谁能真正与之沟通?“日斜草远牛行迟,牛劳牛饥唯我知”(高启《牧牛词》)。李纲自比耕牛,忠诚效力,筋疲力尽,不辞羸病有谁知。

牛卖力,牛孤独,牛生病,诗人重点说的是病牛。病牛的可怜之处,在于“力尽筋疲谁复伤”。病牛的可悲之处在于只可使由之,有病照样下田,累倒为止。早年我在知青点养过牛,牛的病有许多种,牛气管肺炎、牛低温症、牛百叶干、牛胃弛缓、牛烂肩等,都是劳累病,是因辛苦过度、饥饿不均。牛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吃草却让人家吃好,“但得众生皆得饱”,这是牛的自觉还是牛的被动?作为动物的牛,当然是被动行为,而作为比拟为牛的人,一定是主

旧时,在宁波人的餐桌上,有一样东西常年都有,那就是冬瓜腐。冬瓜腐又称腌冬瓜,是旧时普通百姓家下饭的好帮手。无论搬到哪里,许多老宁波人都会保留一种习俗:在房前屋后种些冬瓜,让它沿着墙脚自由地爬藤。冬瓜秧种下去后,也不需要特别打理,只需偶尔将吃剩下的鱼肚子倒在上面,时不时地浇些淘米水,端午过后,就会结出几只瓜来。冬瓜收获后,因为个大,一只就可以吃很长时间,如果收上来几只、十几只,储藏便成了问题。“冬瓜腐”就这样产生了。冬瓜腐的制作我是看到过无数次的,因为奶奶和母亲都吃素,冬瓜腐也就常常伴着她们。一般将选好的冬瓜洗干净,不去皮,剖开,去籽;再将冬瓜切成一块一块的,每块约十厘米长宽;再将切好的冬瓜放到锅里,加少许水,用温火煮,等煮三分熟时,将冬瓜取出,放到盆里让它自然冷却。取一只预先准备好的一层码放到缸里,每放一层加少许盐,盐加多少视个人的咸淡口味而定,装满后,用棕榈叶铺上,再压上几块石块。这样在缸里腌制半个月左右,搬开石块,掀开棕榈叶,将上面几块落满灰尘的弃之,取出一块放到碗里,就成了一道别有风味的农家“冬瓜腐”了。尝一口,冷丝丝、滑溜溜的,如果再滴上几滴麻油,味道更佳。有些冬瓜腐可能会有点酸的味道,这有三方面的原因:可能是还没等煮过的冬瓜彻底冷却,就开始腌制,这样腌制的冬瓜腐就极易发酸,

美食



郑辛遥 饭局陷阱:醉翁之意不在酒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镜头下来,已是汗流浹背,但从来不叫苦。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,有时导演已经通过的镜头,袁雪芬还要求再来一次,拍得更好一点。戏曲片一般都是先期录音,拍摄时根据演员播放音带的唱词来对口型。拍摄《楼台会》的重场戏时,范瑞娟完全深入梁山伯的情绪之中,拍完这个镜头,还没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这时导演发现有一处唱词的口型与声带不十分吻合,范瑞娟也觉察到了,于是主动向导演提出再来一遍。她们的这种工作态度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。吕瑞英是几位演员中年龄最轻的新秀。她戏份不多,每天上午坚持练功。有时现场拍摄没有她的戏时,她仍在现场观摩演出,因此进步很快。后来她的唱腔成为吕派,在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中她出演薛宝钗。

对于影片的处理,桑弧导演考虑用中国的山水画做背景,带有一定的装饰性,前景则用一些简单的立体布景,使之与戏曲的表演结合起来,这样可以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。导演请画家胡若思来画背景,这是过去很少见的。有一天我到摄影棚里去观看胡先生作画,休息时,我问胡先生爬在这么高的台子上作画是否适应?他说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的尝试,要在这么大的天片上作画,比平时的作画要放

也很容易变质;还有一个原因是制作的时候盐放少了;再一个原因是,腌制成冬瓜腐后,没有及时食用,在缸里的时间太长。当然,也有许多人之所以爱吃冬瓜腐,就喜欢那种微酸凉凉的感觉。刚腌制成的冬瓜腐并不臭,仔细品闻,还有一种冬瓜特有的清香味。之所以变成了“臭冬瓜”,是因为冬瓜腐不易保存。如果一直放在缸里,超过一个月,水就会发臭,而在最上面的几块冬瓜腐就会结出一层白色的漂浮物,俗称“发白味”。旧时,物资匮乏,一只大冬瓜腌制成冬瓜腐后,几个星期就能食用完。后来,老百姓的菜桌渐渐丰盛起来,这冬瓜腐也逐渐被人“嫌弃”,腌制完后很长时间都没人品尝,于是就渐渐发臭了。不过,到今天,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“臭”,才勾起了人们特别的食欲吧。

周末一家人去打流感疫苗,地铁坐到静安寺站,沿着常德路走到北京西路,到了医院门口有块石墩子,上面赫然写着“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”,丈夫说,这不是你爷叔婶婶的单位吗?我一看,可不是么?原来就在这里。巧也是巧,前一晚,我们去爷叔家遛弯,他们送了一块以前单位发的镇纸给我们,背后刻有“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”几个大字,这就好像昨天刚刚到的题目,今天就考到了。时隔了三十多年的时光,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爷叔的单位就在这里,离常德路的奶奶家那么近。比我上班还要近的程度啊,到底是爷叔!

三十多年前,小时候的我寄住在奶奶家,父母是双职工,偶尔抽空来看我。爷叔比爸爸小一岁,兄弟俩长得很像,就和孪生兄弟一样。奶奶家在弄堂到底一排,每天早上我睡眼朦胧地坐在家门口剥毛豆,期盼着弄堂口出现爸爸骑着自行车的身影,有时终于盼来了,刚想喊爸爸呢,凑近一看是爷叔。爷叔是载着儿子来的,爷叔的儿子就是我堂弟,白天也在奶奶家。到了中午,爷叔从单位骑车回家,吃好午饭,和堂弟一起躺在大床上,一边讲故事一边哄睡。那时我不睡午觉,因为没人给我讲故事,那些童话故事书开头,慈爱的老奶奶给孙女讲故事的情节一次也没有在我身上发生,我奶奶只会在我陪她去乡下,当我靠近河边时,才讲“水捞鬼”的故事来震慑我不去河边。每当爷叔讲温馨的睡前故事时,我就在旁边羡慕地看着。过不了多久,父子俩一起沉沉睡去,有时睡过头了,奶奶还要喊醒他回“医工院”上班。奶奶的家训是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,爷叔听进去了,他和堂弟都贪睡。后来堂弟考上了上海中学,又考入了复旦。我有时在想,不知道堂

弟书读得好,是睡的那些觉起了作用,还是爷叔哄睡时讲的那些故事开发了脑子?可能兼而有之吧。爷叔和我讲,现在远在加拿大的堂弟也给他女儿讲睡前故事了,有时讲英语,有时讲中文,每天照着书本念两则,做到言之有据。我感叹,这是升级版的双语睡前故事了。疫情之后,很多外企开始推行“做四休三”或者居家办公模式,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开始享受这样的福利。我上班的地方虽然没有推行这样的模式,但是也有值得羡慕的地方——离家近。也许别人对于离家近的定义是上下班方便,而我对于离家近的定义是:近到中午还能回家吃饭的程度。我从年长一辈的爷叔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事,除了认真陪伴自己的小孩,还有一点就是中午回家。正因为如此,爷叔有一点的节奏,年过60岁的他至今仍被企业返聘在工作。我回家不是为了午睡。寒暑假利用中午回家,看看女儿功课写得怎么样,简单给她辅导下功课;到了9月开学以后,这样的午休就是独属于我的自在时刻。今夏有部日剧很合我心,栗山千明的《今晚的流派2》。有些日剧粉丝感叹,当年《杀死比尔》里的美丽少女变成了中年大妈,每天一到下班的点就赶着回家煮饭,我却很理解这样的心情。还有什么比在家吃吃喝喝更自在的时光?蟹膏黄正浓煮,中午回家路上去菜场买两只雄蟹,扔到锅里煮开,就着一碗电饭煲定时煮好的杂粮粥,定下心来吃完去上班,这就是属于我的“午休的流派”。从工作中抽离出来,不必和同事交流,也不必全力鸡娃,享受独自一人充满松弛感的时光。唯有张弛有度,方可抵岁月漫长吧。如果我也要像爷叔一样工作到60岁以后,那当下每一个午休时光,就弥足珍贵。

父亲生前有两样珍贵的东西,一是闹钟,二是算盘。父亲上班的丝绸厂远在城郊,每天都是早早出门,丝线上班,为防睡过头,起床是靠一只闹钟叫醒的。他把闹钟放在床上,紧挨着枕头,早晨闹钟一响即闻声而起从不误事。我常常看到他枕边取出闹钟,用一块柔软的布轻轻擦拭,以保持钟面一尘不染、光洁如新。特殊年代中父亲受到冲击,他那只心爱的闹钟也不翼而飞。这可急坏了父亲,失去了闹钟,上班怎么办?母亲不工作,在家操持家务,家里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。没有闹钟叫醒,还能按时起床按时上班吗?面对困境,父亲竟然找了一个最笨最原始的做法。每天清晨,父亲一觉醒来不知时辰,就走到屋外的院子里,看天上的月亮星晨,依据星晨的位置来判断时间。如果时光尚早,就回到床上再睡一会,迷迷糊糊等待天亮;更多时候因睡意全无,干脆起床吃了早饭就去上班,夜色朦胧中步履匆匆赶到工厂,常见高大的厂门还关着呢。多年以后,生活日渐安定,父亲才添置了一个新闹钟,仍爱惜如初,陪伴终老。

父亲的另一件心爱之物是算盘。父亲从小在家庭的潜移默化中学会了打算盘,后来在谋生中熟能生巧,练就了这门特别擅长的本领。那时家里有好几个算盘,父亲有专用的一把,约一尺半长,棕色,上二下五七珠,样式虽老但制作精致,置于他床边的桌上,从不离开视线。这把算盘,不知伴随了父亲多少日子,虽经父亲无数次的拨动摩挲,但由于保养得好,从边框、横梁到珠子,仍光滑洁净、油亮温润,如同带着岁月的包浆。我们都见证过父亲打算盘的功夫,遇到什么计数的事,父亲在算盘上三下五除二地报出结果,其精准和熟练让我们叹为观止。在那生活拮据的日子里,为了收支平衡、量入为出,父亲开始每天记账,除了自己的开支,还将母亲买菜购物的所有花销也一一记入账本,在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中完成了一笔又一笔的收支账。此外,父亲每个月领到工资,扣去给母亲的家庭伙食费和自己的零用钱,剩下的哪怕微乎其微也要存进银行,我们工作后逢年过节给他的一些钱也舍不得用,大多进了银行。父亲每次从银行喜滋滋地回来,家中就会响起那熟悉的清脆而响亮的算盘声。也许是传承吧,我的几个姐妹不仅都会打算盘,而且后来的职业都跟数字打交道,成了出色的统计或会计,有的还考了注册会计师。日月如梭,父亲离世整整21年了,但时光磨灭不了记忆。父亲对家庭的担当,对工作的认真,对困境的坚强,对生活的乐观,永久刻印在我们的脑海深处。

七夕会

父亲的宝物 马镇兴

父亲的宝物 马镇兴

父亲的宝物 马镇兴

父亲的宝物 马镇兴

父亲的宝物 马镇兴

